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吳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初劉備在荆州周瑜甘寜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

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

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

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
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
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
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
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
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
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
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
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
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

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
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
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
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閒
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
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
計窮慮極志埶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
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
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
於西州矣又欲翦幷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

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二十四年　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

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關羽攻曹仁於樊事見孫氏據江東）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痾乞分

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猛勇既難爲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

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爲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

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竊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權爲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晃擊敗羽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𦩍䑸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麋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爲書說仁爲陳成敗仁得書卽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

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
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
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
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
聞南郡破卽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
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
鬭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中
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

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
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
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
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
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
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初
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
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
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

陽華亭侯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埶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

旣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飛猶不悛漢王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
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
孫權漢王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
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
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王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
郡太守諸葛瑾遺漢王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
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

此數易於反掌矣漢王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王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

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幷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
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
知卿意漢王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
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
請兵權以鎭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
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孫權否衆
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
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陿弱而備之謀欲以威
武自彊埶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

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王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鎭漢王不從以權爲鎭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埶非小故也今但且奬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閒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顚沛交

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埶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閒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　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安窟

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
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
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
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
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
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
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
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
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通率諸軍同時俱

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
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
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
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
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
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肜
爲後殿兵衆盡死肜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肜罵曰
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
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
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

漢前鋒於夷道爲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
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
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
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
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爲大
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
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
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
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
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

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

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冬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於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

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郞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幷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

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
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絶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於漢
自是吳蜀信使不絶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
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
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
遣鄧芝聘於吳吳王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
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
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
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王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漢人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

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衞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張溥曰先主據荆益定漢中關羽北擊樊魏于禁等七軍皆沒斬龐德困曹仁梁郟陸渾諸豪

傑遙受印號爲聲援威震華夏漢業將成呂蒙
豎子忽進計孫權襲破江陵賊羽父子先主憤
而用兵秭歸蹉跌竟以疾崩王事不終而漢絕
矣當蒙謀襲羽佯稱病還伏兵艕艫示人以弱
乘敵之驕一鼓戰克於權未嘗不忠惜其未明
大義也魯肅才十倍蒙每勸權撫輯關羽與之
同仇不難分荊州以資先主彼豈不知湘水之
險吳蜀未可共哉誠以曹操尚存漢賊未滅同
盟相殘難以義定也且董卓作亂破虜進兵袁
術稱帝討逆絕之權之父兄世忠於漢今連蜀

拒操合師翦夷非獨方伯之義亦先君之志也
權信魏離閒蒙佐以詐譎雖克荆州反成魏篡
若以春秋斷罪何異楚食諸姬乎先主恥羽敗
沒大舉伐吳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
身雖斃子丕盜篡釋魏先吳非計也其明大義
斷大策同於魯肅然度先主必不能聽也關羽
張飛少隨先主恩若兄弟羽死臨沮飛復被刺
先主一身其何以生蓋三人出入同舉義同死
亡亦同君臣父子之誼於斯極矣急難相救非
可以人力爭意者諸葛亮之不言亦爲是也權

先負蜀蜀必誅權權請平而不許黃權請先驅嘗寇而不從曲在吳直在蜀自將之舉亦稱應兵但先主出之以怒陸遜應之以暇以暇乘怒道無不敗營栅七百餘里遇火立崩白帝一走主遂不起區區劉禪豈能爲吳夫差哉亮旣輔政定議通吳非忘先帝之讎亦謂與吳好則可圖魏魏亡則吳自滅以之興漢卽以之復讎不虞志未酬而亮已殞也呂蒙陸遜致難於蜀吳之功臣卽漢之罪人且兩國相好無尤操欲徙都避銳賊氣方衰而鬬爭忽起論者惡其背義

尤痛其失時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諸葛亮出師平南中附

魏文帝黃初四年春三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爲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爲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

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
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
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
禪卽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
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
亮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
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
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
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

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

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
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六年春二月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
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
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埶內虛其叛亦
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
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
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

秋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嶲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陳之閒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祗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嶲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

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灋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

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

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

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鎭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

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鎭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閒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荆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鎭宛　初孟達旣爲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

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及反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於洛陽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

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鎭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軍據箕谷帝遣曹眞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

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巂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

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卒將士而還亮旣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

黄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
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
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
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鎮軍將軍亮
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
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
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
雲曰軍士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
月爲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
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

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眞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眞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冬十一月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門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

亮上言於漢王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

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閒朞年耳然喪趙雲陽

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下遥說昭昭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

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眞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於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郝昭爵關內侯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

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爲丞相　十二月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眞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眞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

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　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

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微是以觀兵以闚其釁昔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鑑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悚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

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眞等班師　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

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眞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邵陵元侯曹眞卒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

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旣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

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

軍事

青龍元年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夏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

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六月帝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　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衞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

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
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
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
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
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
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
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
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
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
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

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
是日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
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
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
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
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
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
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
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
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

晝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

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沒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
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
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
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
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
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
連名告於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
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犇馬而去延尋
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
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

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

武侯

張溥曰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荆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闓孟獲煽亂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尚誅殺縱擒者七夷不復反卽文王於昆夷曷過焉建興五年亮帥軍度漢中圖中原六年正月敗於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八年七月次成固卻魏師九年春伐魏圍祁山夏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亮薨攷亮生平

年二十七爲先主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
自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助後主十二年
逼吳討魏國中富强享年五十有四嘔血卒軍
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欲亡漢
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於奇
謀殆斥鷃之見乎曹操弑伏后曹丕廢獻帝孫
權殺關羽敗先主以漢言之魏爲盜魁以蜀言
之吳爲讎首亮不先讎吳而讎魏孔子宗周之
義也亮初見先主卽定計跨荆益保巖阻外結
孫權内修政理觀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

先主敗崩事豈可復爲哉上非光武之君下無
馮耿之將搏攫盜賊猶病其難况魏方簒漢地
據中國名稱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國料敵材
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心地勢人事物力一
不與資旅弱於少康之興夏志大於管仲之霸
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
蜀伐賊亡不伐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其伐也
以王霸雜行者師出於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
出於奇者非大勝卽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
無大敗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旣崩亮

敢用奇哉魏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審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爲君守而不足諸葛亮爲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時可爲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吳侵淮南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

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阸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

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絓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

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　九月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四年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

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召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五年冬十月吳王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吳王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衞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

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淩允之兄子也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鎭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旣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六年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

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
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
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
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
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
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
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
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
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爲守
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
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
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
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
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
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
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
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

不克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中軍兵幷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爲賊衆新

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衞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埶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

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王之弟子泰又吳吏
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王始謂帝不
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
表詣吳王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
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
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
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
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
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
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

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埶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張溥曰曹丕稱帝昭烈始卽位漢中孫權懼蜀之討遣使降丕丕封爲吳王權受而不慚沛公不辭羽命豈若是乎權事丕恭謹珠貝禽鳥惟

其所欲彼蓋以魏爲天王求車求金不敢後也
旣敗昭烈卽阻江湖自大任子不至丕自將擊
之濡須江陵之閒魏兵數犯暴風寒冰龍舟不
渡終丕之身無以難權曹叡新立權乘喪致寇
窺魏江夏自是周魴誘曹休孫布誘王淩輒以
譎勝權叡率師交攻連歲不解叡先權而死吳
君臣侈口强盛謂力能捍魏然大國之君賊傷
盟好俯首臣人又分背矯拒奪羽蓋出閒使朝
盟夕寒狙詐直同一賊雖有石亭皁陵之捷惡
足洗徐盛涕泣之恥哉丕勤征吳劉曄賈詡辛

毗鮑勳等咸諫不聽師累無功臨江而歎大兵手握畏涉波濤識者知其氣盡死不遠矣叡權之爭起釁自吳曹休王淩皆非陸遜朱桓之敵一誘再誘其術不悟滿寵老成慮敵僅能備禦不得長驅新城之戰焚吳攻具遜種豆弈射如常魏不敢逼豈天限南北師武之力兩無所濟蓋是時叡承祖宗之業而才尚遜丕權藉父兄之威而年將向晚以聲色之中主當英雄之暮氣一彼一此僅足相持魯衞之政兄弟也敢望桓文初霸秦楚受盟哉叡旣病殂權亦內亂干

戈未終而宗儲隕君子所以慎蕭牆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魏平遼東

魏明帝太和二年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旣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

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

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王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王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王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王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王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

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孰視吳王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王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王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夏六月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王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卻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

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姿誕
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
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
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
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
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
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閫慼至而憂悔之無及
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
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
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

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犇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埶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

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
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旣非社稷之
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
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
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茍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爲
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
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
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
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
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

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閒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瑨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

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彊埸猶警未宜以淵爲先
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爲後圖天
下幸甚吳王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
欲討之以荆州刺史河東毌丘儉爲幽州刺史儉上
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
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衞臻曰
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
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
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

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

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

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

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
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
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
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追至首
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
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
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
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
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
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

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

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
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
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
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
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
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
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衞演乞克日送任
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
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
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修將數百

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旣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

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圄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張溥曰公孫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太守笞殺公孫昭滅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百餘家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卽妄覬冠石之祥孫登之讖乘中國擾攘自立侯牧郊祀天地跡其不順亦張魯祭酒之徒也度死子康嗣位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犇遼東康斬送

尚首背弱附强詭出天性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其叔父恭淵脅奪之家世素服魏忽逼孫權自比於田饒適齊樂毅走趙要其飄賊不可信也權遣張彌許晏等齎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力諫權怒不從淵果殺彌晏復託於魏翻飛兩國之間朝稱臣而夕拒旅執戮行人罪當釁鼓陸遜等言不足較權卽赦之始受譎欺終含痛辱甘言可親臣死莫贖權氣已衰未能遠舉所云截頭擲海姑爲大言以耀人爾淵初奪恭時繇恭陰消劣弱憑陵竊取雠黨方分衆志

未一劉曄請魏主叡因其新立臨之以兵叡意猶豫遂生反側毋丘儉倡義興誅徒啓侵擾僭稱燕王寇鈔不馴乘勢者易爲力失時者難爲功其明徵也司馬懿決策廟堂料淵必守襄平師克往還不過一年後竟如期勝而後戰動以萬全薛公之籌黥布陳湯之慮烏孫於玆復見至列營禁戰雨霽合圍斬淵父子聲色不動桓文節制寓於進退矣淵數侮吳急復請救羊衜勸權應以好言蔣濟則知其必不出也彼固度權中怯亦審淵危詐先攜鄰援小國無信其能

立乎司馬懿行師制勝違不逮諸葛亮獨遼東一舉近於南中之師然懿破公孫淵以智亮服孟獲以誠亮攻心者也懿則猶攻城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明帝奢靡

魏明帝青龍三年　帝好土功旣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

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

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
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
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
減省帝耽於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
下至掖庭灑埽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
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
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
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
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
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

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後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佗復以聞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衞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

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
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
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
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
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
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
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
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
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
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

是飾必有顚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散

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

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

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
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
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
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
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
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
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
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
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
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蓮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

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八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殿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帝

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
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
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
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當食稟之
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
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
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
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
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
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

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
民宜明其令使有定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
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
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
罪鈞其死也無使汚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
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
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
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
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
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

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

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
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
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
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
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
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
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
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
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

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王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

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書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

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
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
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
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
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
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
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
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
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
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

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
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
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
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
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
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
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尚書衞覬上疏
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
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 四海之內分而
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 分治無以爲異

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
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
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
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
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
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
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
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
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
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

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
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
子也今奪彼而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
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於
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
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
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
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
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
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

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喪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後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

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
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
怒宗國爲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
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
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
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
棊跱鎭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
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
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
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張溥曰曹叡初即位綱目即書魏大營宮室厥後作洛陽宮立崇華殿如澗觀汶水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咸見特書至摩陂龍見張掖石湧怪而非祥叡奉爲符瑞星孛地震宮殿數災則曠不加省綱目皆詳著之所以惡國君之好逸也太和初元叡方營作王朗即請其法大禹漢文同朝卿士比多補察陳羣疏息土功高柔

奏減後庭北芒立觀辛毗昌言縹綾曳袖楊阜正色徧臻執案殿監孫禮稱詔罷民王肅規督役之嚴急董尋諷公卿之負土王基託喻於水舟張茂獻箴於士女盈廷讜節文辭斐然高堂隆歷指天變危言悟主死不忘憂尤有史魚貢禹之風然叡生平大過有三一曰不孝毋郭太后而迫之暴崩則不可以爲人子一曰無義始廢虞妃立毛貴嬪爲后旣又殺毛后立郭后則不可以爲人夫一曰無禮幼女淑卒追諡立廟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則不可以爲人父三

者之失皆係人倫豈與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比
哉諸臣諤諤未聞苦口唯東巡之舉陳羣楊阜
有諫然但言八歲下殤不當送葬未嘗言黃淑
合葬之非禮也國君之過殺母大於荒畋廢嫡
重於好色諸臣指斥臺沼抗辭嬪嬙不難叩棺
沐浴以死力爭獨於三者諱而不言言而不盡
意者宮闈之事人主所忌骨肉之際非臣與聞
要之言其易不言其難恤民力而不救國維憂
國賦而不正君心使魏主徒博受言之名未知
修身之益亦異於古大臣論諫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